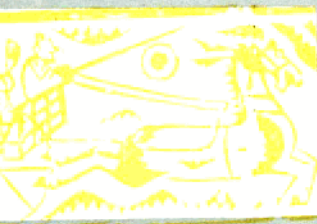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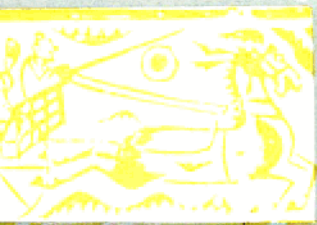


街邊文學

——三邊文學之一——



三邊文學序

這本集子是雜湊的集子，無以爲名，名之曰「三邊文學」，因爲集分三編，每編一名，第一編曰塲邊文學，第二編曰門邊文學，第三編曰街邊文學。

一

自從科舉廢止以來，已經有半世紀以上的時間，可是科舉頭腦似乎始終留在我們「文學家」的靈魂裏。科舉時代，大家寫八股文，寫好八股文，中了進士狀元去做官，這在想做官的人原未可厚非，但他往往以爲天下文章已盡於八股文，場闌以外的文章，認爲都是引車賣漿之流的俚語俗言，不值一顧。

現在許多大學裏或研究院裏一些學生，也就除不了這套頭巾，他以爲天下文章，不在大學英文系中文系中，也一定在美國大學的寫作專修班裏，覺得自己生來就有一身絕技，才能進門入堂，留學上國。忽聽校外也有文學，不免大爲驚異，初則抓手挖耳，再則將信將疑，最後則叱之爲偏門左道，魔經邪說。從此天下太平，文學定于一尊。

這二者都認為文學為高高在上之物。錦繡文才，豈能流落平常人家。字字璣珠，必賴帝皇或上國品題。他們因此要把文學說成高超神秘，好像文學是不染一點泥土氣息，或煙火姻緣的東西。

這種意識型態，前者可說是遺老，後者則是遺少。以前帝皇考選才子，欽定狀元探花。現在老闆選認才子，專送留美進修。形式不一，性質相同。被選者揚揚得意，原是人之情，但以爲主子選「才」，其「才」乃唯「我」所有，此「才」必是與生俱來，與世無涉。這就有點可笑了。

因爲，事實上，文學起源於民間，生根於生活。文學家創作的泉源是生活，一個作家有生活才能寫作，死了就不能寫作。這是說，生活原是人心的智的來源，沒有生活就沒的心智，正如沒有營養，就沒有生命。可是遺老遺少們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文學」才能是天生的，與生活無涉，如說依賴生活，顯然是寫實主義的舊調。

可是我竟認為「寫實」「象徵」「表現」「印象」……，不過是表現的方法與方向的名詞，這與文學的源泉是生活是毫無關係的。

近幾十年來，藝術上文藝上流派很多，如意象派、達達主義、惡魔派、未來派、現代派，在小說上有意識流，有反小說的小說，在戲劇上有荒謬劇，有迷幻藥文學藝術……趨勢所及，似乎都是遠離生活的姿態。可是按之實際，正是反映真實人生的另一面。從忠於自己觀察力的繪畫，走到忠於畫幅的繪

畫，從忠於客觀世界的小說，到忠於內心流動變幻的小說，從邏輯的推理的世界的到紛亂無意義的現實都是隨着時代的發展以及科學註釋的變易的自然趨勢。這些文藝上的表現只是多方面的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現實的表現，這也正是人間的，而不是非人間的。最想逃避現實的思想與情感，正是對現實最有反應的思想與情感。

我是一個凡人，所說明是凡人的意見。文藝上千紅萬紫的花朵，正是人間的千變萬化的人與人生，其創作動機與意義，都是根植於生活的泥土之中，藝術之可貴，就在它出於泥而不污。藝術家是人，是必須呼吸空氣，吃糧食，穿衣服，追求異性的人，他一定是他的父母所生，有一個隨時病倒隨時死去的肉體，而他是在人類生活中生長的人，所以他的作品永遠逃不出他的生活。

但這些話竟是場闢文學家所不願聽也不願接受的，因為它揭穿了他們的「狀元」「探花」的紙面具。他們只有把文學說成神秘高貴，高不可攀，才顯得自己的異乎常人。現在聽到文學是與人間的生活在一起，並不是雲端的亭台樓閣，這自然是有損於他們的尊嚴與面子，自不免詫異慌張痛恨起來。這沒有別的，這只是因為欽定的「高超」「華貴」與自認神秘的都被拆穿，仙骨照成骷髏，廟堂變成了市廛，拍胸撫鬚的天才，還原成母親或母牛的奶汁，而奶汁不過是「性生活」的現實。

本來場外的人很多，有的遠在階下，以為場闢之中都是英豪，高調必有根據，文藝豈敢亂碰。而我

偏在場邊，看清楚鬧中慌張悲恨面紅耳赤的嘴臉，不免寫了些閒文雜學，因此名之爲「場邊文學」。

二

世上好像有不少「文學入門」的書，我年輕時因爲要入文學之門，也讀了不少，但似乎越讀越在門外。多年以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根本上天下並無「文學之門」。「門」是有的，但不是文學之門，而是文字之門，是技術之門。

這不但是文學，一切藝術都是如此，老師能教的是技術與形式，是表現的方法。藝術則是從感受而來，感受是從生活而來，我們要表達感受，就要通過媒介——文字、聲音、顏色、線條與通過我們的技術——寫實，象徵，暗示，解剖……

這些工具，這些技術，都有門可入。而藝術則是無門之門，是四通八達的原野，是到處是路的海洋，只要有誠意有勇氣有愛好有興趣，它怎麼摸也就摸進去了。

但是我看到成撮的人搭起牌樓，高掛文學藝術招牌。爲首者，頭戴博士帽子，腰纏文學字典，打鑼敲鼓高呼：「欲進文學之門，『沿此路過』。」

於是我又看到一羣年輕人在那些門口排隊：他們想進文學之門。

「你有讀過『文學入門』麼？」

「讀過。」

「是不是讀我所編的？」

「不是吧。」

「那麼買一本去讀去，十二元八角，學生八折優待。」

.....

於是我看見果然有人「入門」了。

兩年後，有不少書出來。

有名的兩本，一本是：

「莎士比亞悲劇中所借用的中文、意文、法文、丹麥文、荷蘭文的研究。」一本是：「紅樓夢裏林黛玉的眼淚的份量與曹雪芹的文學天才。」

這兩書的作者馬上成「文學家」，分任中西文學協會正副會長。

這也就是所謂門內文學。

而我偏在門邊，也竟有在門外的人以爲我從門內出來。他們要同我談談文學，我說：

「我能談的恐怕只是門邊文學。」

「門邊是不是旁門左道的意思。」

「也許是的。因為我不見文學的『正』門『右』道。」

「那麼你就談談門邊文學吧。」

因此，我的第二編，稱之爲門邊文學。

三

魯迅曾經說他的雜感文集是深夜街頭擺着的小攤，所有的無非是幾個小釘，幾塊瓦礫。但他希望並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用的東西。我這裏收集的文章，自稱爲「街邊文學」，自有仿效先賢之嫌疑。實則我的街邊文學的意思並不是如此。

我想文學中最高貴的當然是廟堂文學。第一等的廟堂文學是嵌在廟堂的高牆厚壁上的石碑文學，有的是對於先聖先賢的讚美，有的是先帝先皇的傳略，先烈先傑的紀載，有的對於列祖列宗的表揚。第二等廟堂文學是壽屏壽幛掛在中堂上供人欣賞的，或者是碑文墓銘，雖是石刻在山野之間，但拓本則傳流於名人之手。低於廟堂文學的是客廳文學，那如有錢人周遊世界以後，回來寫了卅四國遊記，裏面有各地

風光的紀錄，各地實業的考察，還有許多照相圖片，包括他在好萊塢與艷星一同照的，在英國皇宮前與御林軍在一起照的，在希臘與前甘尼地夫人握手的，在北京有劉少奇夾鷄給他的……精印精裝，出版後放在客廳裏，任人翻閱，以收美譽。

客廳文學以外，則是課堂文學。內容雖常東抄西襲，外表則是富麗堂皇，名人題簽，同事寫序。上獻已故祖宗，下傳入門弟子。或標大學講義，或標博士論文。印刷費來自基金會津貼，派作課本，買主年年難却。課堂文學以次，則是沙龍文學，「沙龍」雖似「客廳」，但新舊大小有別。沙龍中往還都是文學家、詩人，電影導演、明星、以及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大家都會點洋文，嘖嘖一室，喳喳有聲。這裏的文學則印成書本，或刊在文學刊物上，一本出來，互相餽贈，你說我是Henry James第二，我說你是T. S. Eliot再世。咖啡一杯，香煙一支，天才橫溢，笑容滿面。沙龍文學之外，則是書店文學，這些作者，無黨無派，自寫自印，求知己的顧客，尋讀者於陌生。最低等則街邊文學，那是文章刊在報屁股上，報紙冷落地躺在街邊的攤上。有人買了一張報紙，在等情人的路角，翻了一翻，既不覺痛，也不覺癢；有人看看新聞，讀讀「馬經」，視「大作」於無覩，覺「廢話」之多餘。還有人專讀武打與愛情小說，覺得雜感短文，不外是破銅爛鐵，決不會是高爐煉鋼之結晶或女媧補天的餘滴。而我竟也身躋街頭，耳染目濡，有時不免東寫西寫，現在集在一起，故名之曰「街邊文學」。

街邊文學目次

——三邊文學之一——

三邊文學序	I
又一年	一
紅黑曲	三
歷史的奔騰	六
錯誤	一〇
贈	一三
包袱	一五
三個總統	一九
關關雎鳩	二三

悼胡風	二六
心理戰	二八
原猴篇	三〇
沉默	三二
費賓的信徒們	三五
原子的和平	三七
蟲子	四一
無題	四三
談	四五
小龜	四七
寄語	四九
善意的批評	五一
不是情詩	五三

五一節有感	五五
袁吳越	五七
有贈	五九
讀報雜感	六一
對白	六三
卽景	六五
勢成	六七
冷戰中的小熱門	六九
觀二虫爭雄記	七一
小學生的負擔	七三
民族間的了解	七六
人物與神話	七九
柏林的問題	八二

在臺灣的青年人	八五
台灣僑生的感想	八九
尼赫魯與余定的辯論	九二
緘默	九六
生命	九九
死	一〇二
蘇聯的農村小說「躲避者」	一〇四
不說話的自由	一〇九
稿費問題	一一一
筆墨官司	一一四
人情味	一一七
大陸詩人的歡呼	一二九
死亡	一二三

從蘇聯雕刻家的作品談起·····	一二六
看大陸民間藝術的表演·····	一三〇
種族與階級·····	一三二
諾貝爾獎金·····	一三四
阿爾發城·····	一三七
國有文藝與民有文藝·····	一三九
巴甫洛夫的真貌·····	一四三
廟宇與廣場·····	一四六
書價·····	一四八
禽類學家·····	一五一
集體創作·····	一五三
恐懼的反顧·····	一五五
東歐的戲劇思想·····	一五七

天才	一六〇
歌與詩	一六二
宗教信仰	一六四
編輯之道	一六六
幸運兒	一六九
畫展與藝術的提倡	一七一
青春	一七三
聰明人	一七五
革命不如反革命	一七八
蘇加諾自傳	一八〇
陳腔濫調	一八三
「棒子」問題	一八六
時代感與時髦感	一八八

不安寧的世界·····	一九一
文學的去處·····	一九四
文學批評·····	一九八
文學教育·····	二〇〇
天才的沙漠·····	二〇二
新的美國青年熱·····	二〇五
寫作的幸運·····	二〇八
特務片的公式·····	二一一
自殺·····	二一四
文章與年齡·····	二一六
「殺錯了人」與「看錯了人」·····	二一八
階級的欽定·····	二二一
敏感症·····	二二四

電影的藝術掙扎·····	二二六
生命·····	二二九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二二二
博士與讀書·····	二三五
世界曆·····	二三八
歧視與侮辱·····	二四一
某先生與夫人七秩雙慶·····	二四四
「留學生」的安居樂業·····	二四六
同性愛·····	二四九
「我」的問題·····	二五一
和平的途徑·····	二五三
方塊文章·····	二五五
節日與賀卡·····	二五七

從「鳥叫」談起·····	二六〇
文學的墮落·····	二六三
「自由」與「祖國」·····	二六五
蘇聯的藝術自由·····	二六八
賴奧登的故事·····	二七〇
蔣碧薇自傳·····	二七三
悲涼話與風涼話·····	二七六
知堂老人的回憶錄·····	二七九
創造精神·····	二八二
藝文漫筆·····	二八五
患難與安樂·····	二九一
勇氣與朝氣·····	二九三
自由的消長·····	二九五